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公羊第四

閔公

錢草文庫



元年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
也慶父弑般欲取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
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
探其情乎

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
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
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

修來

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休云慶父弑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若然何不但書公子慶父如莒以與莊三十二年之文同哉彼時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時亦不探其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說妄矣實說慶父使人殺般般本季子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慶父因立閔公不知慶父利其幼少易取之邪將亦其勢未可得國邪閔公既立則誅弑般者而歸罪焉又召季子而用之焉不知慶父之意欲厭民心邪欲自解釋於國人邪季子知力不足以討慶父故與之並立於朝已而慶父又弑閔公而國人皆從季子莫從慶父故於是出奔於莒此其正也

高子來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說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於暨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此自相反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亦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譏其怠惰矣何諱之

通志堂

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今謂先次後救者君也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語自相伐也又春秋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拯危耳若頓師安次則失救國之義理不得不書所次以見之理既當書不得云救不言次也救不言次似道仲尼作經見救國及事者則不言次見救國不及事者則加言次如此是率已作經非復傳信也又公羊說伐楚救江云為諼也夫伐楚之與次于聶北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為諼之與書緩其意不同而指同也為諼者不直

赴所急而更伐他國舒緩者亦不直赴所急而淹止他邑文為事生非為辨君臣也又次于聶北救邢者惡其不直赴所急乃遙為邢援而已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有難故止於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者之情則終始不同情變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先通君命乎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伐哉又曰不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何得與衛一例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曰此一事也非也三國以春救邢以夏滅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乎獲莒拏公羊謂莒無大夫吾既言之矣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曰使虞首惡非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首惡乎何休云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不知春秋之作小國先治邪大國先治邪若小國先治齊秦晉宋俱當後見也若大國先治杞莒陳蔡俱當後見也今一後一先知其妄亂都非統理其要欲就百二十國寶書語耳又哀公元年隨侯見經不知隨者大國邪小國邪若大國宜與齊晉相緣見

經若小國宜與莒杞相緣見經又不知隨者同姓邪異姓邪若同姓邢衛亦同姓也若異姓莒杞亦異姓也如彼都無所說此獨紛紛何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公羊以謂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以為其餘皆莫敢不至也非也即實四國會豈可辨哉且四國會盟多矣難以推類為壞又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諸侯分爭水絕壤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黃之境及聞其名如在海外矣故號以為最遠

三年徐人取舒公羊云易也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何休云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亦非也若諸侯有守

禦之備豈有能滅之者哉諸見滅者皆無守禦備也豈獨此乎又獨以無備之故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乎

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末言爾此非問也春秋會而不盟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末言爾者仲尼之意乎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今隱之欲以成就桓公仲尼豈樹私附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自不盟春秋直據事而書無所獨異也

公子友如齊莅盟何休云託王於魯云云者非也莅者就耳勢不可書莅盟曰來盟來盟曰莅盟無庸飾虛說也

四年蔡潰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

遂伐楚次于陘公羊云其言次于陘有侯也非也若實侯無為不言屈完來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故得臣不氏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又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楚哉何休乃引國佐為據夫國佐

本不來盟於師諸侯追與之盟耳非此比也
公至自伐楚公羊曰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諸致例
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歸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
其二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曰內辭也非也此實自
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
疑何謂內辭

鄭伯逃歸不盟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
也非也公羊嫌上會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戴
若鄭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
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

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
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
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公不與盟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
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寡犯眾可謂義
甚高而理不要

晉人執虞公何休曰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非也
春秋奪者降爵云乎豈曰增爵云乎蓋絕知者之聽
六年圍新城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曰脅於齊媵女之先



至者非也僖公賢君桓公亦賢君僖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敖不可為若說

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非也葵丘桓之盛也孟子嘗言之矣唯以日月為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言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惠公之大夫也非也按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惠公之殺里克本以討賊殺之無為不稱人以殺也且夫為國家者不賞私勞就令惠公本因里克得國其可遂不以正

義討之乎公羊謂定公受國於季氏而譏其不能致誅即定公能誅無乃又如里克之不以為賊乎此進退相駁者也又曰晉之不言出入踊為文公諱亦非也鄭詩序曰公子五爭春秋唯有突忽見經不知復誰為謂乎凡諱施於功德已著猶有可諉今重耳之美未見而為之探情諱過不亦誣人哉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曰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非也吾既言之矣

沙鹿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非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傳曰子不語怪若知沙鹿崩之為天下異者可不為怪乎又曰

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頌繫山者以
可知故也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河自積石桐柏皆
山也而不繫山至言荆山岷山則皆繫山者亦可以
曉故也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云晦者冥也非也
晦者晦朔耳又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亦非也當是
時季友未卒公亦未失政欲推天假命以就災異非
聖人之意矣至使漢世儒者爭言陰陽詆毀善人其
患豈小哉

十六年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公羊云是月者僅逮
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
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此乖偽之深者又成十六年
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猶首尾也尚何云哉

季友卒公羊云其稱季友何賢也非也季友之賢在
莊閔之間於彼稱季子足矣獲莒擊不加褒焉死何
乃復言之乎且若稱季友為賢稱仲遂亦可謂賢矣
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
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
非若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封國又何謂
乎

夏滅項公羊以謂桓公滅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
滅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戕人

滅人此春秋所惡也而反為之諱是開有功者得橫行天下而無忌憚也且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以功除而戰山戎反不得此皆迷惑不然者也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嬴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寧可亦曰與晉荀林父之征楚乎所異於晉者何哉邢人狄人伐衛公羊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非也春秋之法內諸夏而外夷狄夫外夷狄者夷狄亦外之是以仲尼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惡其乘釁蹈隙必能為患也夫中國至大不能無禍而開夷狄使憂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何休云名者葵丘之盟叛命者也非也若其誠然應曰宋公執矣休又云不為伯討者執之不以其罪亦非也若其誠然則何故名休又云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予謂為襄公殺恥者書宋公執之足矣且襄公執人之君不得其罪所以使霸業不就者此也直書其失以示後世不亦明乎又何殺恥之急

鄆子會盟于邾何休於此說為襄公諱之意委曲附會非聖人本指也且襄公以不能盡用道故致大敗

功未足以及人德未足以懷遠尚何可貴而春秋事
事諱之此蓋徇己之私說非通方之大經

二十年郟子來朝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失地
之君何得言來朝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
羊以郟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郟子
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少不
近人情乎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以謂
雖文王之戰不過是也非也如公羊之意惑於泓及
河曲而已泓雖水名其陸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
令如河曲者遇於魯濟豈真遇於水中乎敗於潰泉

豈真戰於泉中乎今天下以水名地者尤多不必居
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哉德不加焉則
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
仁而四方自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如是而伐崇猶再駕而降愛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
務修其業而進徒守咫尺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
不若緩脩吾德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
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
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惠矣無德
而求大功於己國則不為賴矣未知文王獨為爾乎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

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何休又云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嗚呼後世所以多廢置之禍也不亦謬乎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至其等列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憫笑者此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也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其事詳矣盡矣不可加矣豈得言遂哉遂者生事也非此之比也

公會衛子莒慶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劉子曰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公羊曰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非也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此明齊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自以為大如此乎君子之無恥也

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何休曰不言獲者舉滅為重非也獲之與以歸非一物也何得并言之

楚人伐宋圍緡公羊以謂邑不言圍言圍刺道用師

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強配合之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國而乞師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魯亦自能辦之何苦外求乎故此自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顧上圍緡時意故析之爾又所為圍者非旬日所能為者也說楚人道用其師於伐宋則庶幾信矣何者伐非久事也說楚人道用其師於取緡亦庶幾信矣何者取邑未必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且由楚至魯非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事也由魯至齊又非一日也勝齊取穀

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日也用一冬之間往返如此此可信乎

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者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是問不致會而致伐也然伐齊取穀者獨公以楚師自往耳無諸侯之會也非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適然耳公羊子迷妄其本末遂強云患之興必自此始何休覺其難通又必欲掩覆其過故注莊五年曰公與一國行師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以彫飾此文也然公羊本問何以致伐不問何以致問何以致伐者是問何以致

會今不然耳問何以致者乃可說云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耳今遺其問致伐之本意更出不致之別說
 欲以濛頌其語營亂耳目豈通也哉且用公羊之說
 公伐齊取穀有何不得意哉乃云患之起必自此始
 按是後乃無齊患雖何休曲為之說寧足蔽其妄乎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曰其
 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
 之明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云未侵曹也非
 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不可使往也非也
 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
 卒戍乎且殺大夫何必著其罪哉其著之罪則是加
 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者見濫也傳不曉此意
 而妄云云何休乃復引曰不日以明有罪無罪不亦
 迂乎

及楚人戰于城濮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此
 自戕賊者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伐宋圍緡
 雖以師行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
 楚有大夫也即今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
 今所言非也何休乃引屈完按彼屈完乃自為尊之
 以當桓公特說此文耳非常之辭何得引比乎又諸

侯自用師楚自使微者豈得不謂之大戰曷為使微者亦問之無理者也

陳侯如會公羊云後會非也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其意其文與陳侯使袁僑如會一耳不可橫出兩說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非也若不與致天子則不書天子在是彼云天王狩于河陽豈與致天子乎

陳侯款卒何休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天王狩于河陽公羊曰不與再致天子也何休曰一失禮尚愈予謂傳語有理而不合經注語無理而不可訓豈有以臣召君云一失尚愈乎一失尚愈者謂小德出入耳若顛倒君臣淆亂尊卑此罪之大者尚云愈哉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曰夷狄之君非也白狄無名介何以得名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爾非也

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強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公羊曰諱取同姓之田言魯此
 地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也
 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
 皆當還之魯取已物假令本無伯主之命猶應以功
 覆過故魯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何有反坐取同
 姓之田哉又公羊桓二年傳曰至乎地之與人則不
 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有乎曰不
 可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以是推之明曹不得
 終有魯地魯緣伯主之命而取之又何足諱哉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何休云言及者知不得狄君

非也書衛人狄盟則不成文書衛人會狄則實盟非
 會曰及狄者使文理相成耳亦猶晉侯會狄會吳之
 比也尚何疑乎

文公

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何休曰常事書者文公不
 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非
 也文公始即位亦何不肖而諸侯遂聞之乎向若天
 子亦不遣叔服會葬則春秋便都無文以見文公之
 不肖矣又曰叔服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
 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
 亦非也天子之子得稱王子猶諸侯之子得稱公子

也王子有封國為諸侯者不得復稱王子當以爵為重其未命為諸侯者自當從大夫之制或字或名理適宜之非為刺親親也又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然則魯不言弟乃春秋之常而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乃云不言弟豈其幼少將兵凡此云云公羊本無其說俱出何休爾而乖錯如此可為怪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命為諸侯

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及晉處父盟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非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何休曰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若然又不當沒公也

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何休曰若兩之當先言救非也若實伐楚又往救江豈非兩之乎明此但脫以字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公羊曰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孤經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贈何

兼之非禮也非也禮國君薨鄰國弔之其敵體也猶含贈襚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何休曰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按公羊例不及事言來其常也今含不及事自可言來何害於不當含而又去來乎又傳譏兼之不譏含也則傳意以含為禮注意以含為非禮其自相反戾至如此

王使召伯來會葬何休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非也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六年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不自行非禮也諸侯薨大夫弔自會葬吾不知此在何禮周有千八百諸侯

統計五十年死亡略盡是一歲凡有三十六君死也如一一會葬雖疲死道路猶未能適況又外有朝會內有祭祀如何得暫假而行之乎言不近理無甚此者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為出奔射姑殺也此問之非也處父見殺射姑出奔何有可疑而明射姑殺處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華元乎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

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則自當告也

七年公伐邾婁甲戌取須朐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不為內辭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按僖公取須朐之年與邾戰於升陘敗內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日以為辭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以謂雖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

公後卒無患今止緣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見序可謂後有患矣何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須朐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三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眅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眅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眅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故狄之非也徐亦夷耳書云徐戎並興非至今乃狄之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何休曰日者

嫌教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按公羊所說經義明矣而何休橫以此例紛亂之是畫蛇足者也且教之罪加日何以能諱不日何以能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曰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內娶無大夫者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敘母於子下哉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

如遂令母在子下不可謂知禮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公羊第五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爲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曰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盛降於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鄆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邾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盛伯自來奔魯公羊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曰與郕子相似亦可怪也

子叔姬卒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
 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
 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
 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
 于瀆泉公羊曰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曲乎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盈為晉文諱也劉
 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
 非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
 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
 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
 夫乎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今此不
 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甚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
 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
 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
 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為內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
 敖之喪見脅明矣何必云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
 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褒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舉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注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秦穆能變公羊以為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為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

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凡公羊言來歸之意多若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公羊曰入郭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郭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

凡弑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賴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弑君者何惑於輕重乎而固分別之哉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兜于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卻缺所以稱人者納接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衛侯朝所以絕者犯命也以卻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衛侯朝論之則此誅絕之罪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繫文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昉以高固之來故并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非也必如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為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弑君者滅其人污其宮何大宗不可絕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絕於我也非也若未絕於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

非也迷惑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今齊人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持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於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於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造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負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按公羊例立納入皆為篡此公孫甯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絕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反從篡書乎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

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爲禮而非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
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
爲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
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爲設義
而乖異如此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
而諸儒競爲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
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
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

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旣
以宋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
之以軍糧告宋也亦愠子反之擅平於外也故曰舍
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甘
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今劫君以先歸而
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
進則擅君之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
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何以稱
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
狄之別也潞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爲

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絕之為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為行進也文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榭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既言之矣
鄭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若其始嫁時鄭子未為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之言也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為惡其使農為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鞏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

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
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
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
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
會晉師於棊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
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師今此亦
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爲不行使大夫乎
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恥乘勝脅齊求賂也
非也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恥之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
爾吾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問之

五年梁山崩公羊云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
寶書不知據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內
辭也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內辭哉
又云鞏之戰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
妄也仲尼稱顏子三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遂
能若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
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

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說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非之說可勝紀乎

衛人來媵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又云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夫不免者直繫之耳何說盜乎且此又小惡不足以深

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必欲為之造說者宣二年書宋華元以謂賤恥之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

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為例且不可推之也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為殺山者矣休意欲為漏言護短故為此解短不可護而拙彌甚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

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以不殊之又會於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夫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近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怨對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為罪非公為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於招丘都不如公羊之語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為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諸侯其意甚恭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為此

說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錄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錄其卒既追錄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已言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鞏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公羊云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解之於滅

會吳人鄆人于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

三万九十一
李立
吳於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
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爲欲抑郕人故進吳子爲
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郕上則是抑郕矣亦無
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郕公羊曰郕取莒公子爲後故春秋書
之同於滅也陸質曰若郕取莒人爲後者罪在郕子
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郕亡不當但責
莒人而已此言善也

七年鄭伯鬲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公羊曰
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弑其君孰
乎弑其父哉弑其父春秋不爲中國諱也今何故忽
爲中國諱弑君乎又人弑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
遮覆掩匿使爲惡者不顯而銜冤者不報此所謂以
利口覆邦家者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
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
序耳何足問乎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
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
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
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人伐我北
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郭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郭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正朔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苟為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紀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為事哉取邾婁田自漵水公羊曰漵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漵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春秋記其至穀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與公子結于鄆一例矣何休曰言乃者士句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也乃猶即爾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別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亦不可通也乃不郊乃還乃卜三龜若此

之類訓與即相近非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二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焉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

士眾以入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為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何必為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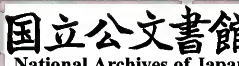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非也衍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衍君也春秋豈謂衍為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衍不能自復遂詐為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葬如休言者痤何以不若鄭段省其氏乎痤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為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弒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賴於葬不葬乎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為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弒君誅之耳以弒君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



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內女不書卒者常禮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錄其卒矣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為會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公羊第六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鄆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為貶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為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地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

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公羊曰鄆者內之邑也非也鄆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說鍼者乃秦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放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

直虛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篡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曰齊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從大夫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今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為莒附庸明矣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

豈自入其邑哉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
詳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為
失地即大惡也今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
見款無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
衛朝比者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
足以見法也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
惡名不曰見治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
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
可信也休謂楚今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
合進與中國等矣則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
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
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殊會吳
之說耳按會于向吳人鄆人在列又何故不殊

取鄆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鄆矣此又能重滅
之乎公羊本謂鄆未滅故因而為之辭耳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公羊曰瀆泉者直泉
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戰而泉涌固當
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瀆泉不得引瀆泉以為戰
地也且公羊說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
戰于河曲者河曲疏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

之乾亦非水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厄人也
則是以水地者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稱是
豈莒魯之師居泉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為
夷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適然矣非貶之也或謂
秦是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
以悉謂之夷乎凡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
非夷亦明矣又詩序獻公之女為秦穆公夫人而生
康公康公為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
之詩則康公者嫡子也今尋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
瑩卒為穆公則宣四年秦伯稻卒為康公驗此兩者
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
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
哉

七年葬衛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
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
故危錄之未知休何以見此事邪推此言也而觀之
其妄可勝記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
而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弑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既言之矣
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為天所存非也

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乎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是非卓俛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俛蓋何足復錄乎

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吳

爲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吳也以昭吳爲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奈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旣明已乎且齊侯嘗專封衛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曰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爲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蔡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爲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

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趨文而遺意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前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謂與小白齊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即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逾年之

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必未逾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逾年之王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篡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篡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篡而縱所善篡也大為之防民猶逾之又開其利篡者衆矣

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按戰者凶事非禮讓之事就令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為夷狄者正以狡詐無義爾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尊耳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為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此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為夷狄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罪此弊由用日月為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爾王者雖諒闇三年然逾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眾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日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此義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為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蓋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為遂為之諱夫弑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弑君之惡而可諱何

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殘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也苟焉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為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弑君而猶為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闔廬其義安在哉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褒貶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苟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為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弑君之罪不亦悖乎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為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貴叔術是自相駁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通志堂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鵙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強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六年仲孫何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彊強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

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按隱元年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
 已者為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
 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何者暨之意強也競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
 暨齊平者是時魯數侵莒邑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
 年莒去疾自齊入莒有親親之恩故齊與魯 怨不
 平也於是昭公外娶于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
 此以強逼齊為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而服人不
 以德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今此暨仲
 佗石疆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

初未有惡何忽有平哉然說經者患各執一偏吾言
 及者自通文無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強
 人非人強我也彼人強我者如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之及非汲汲暨
 非強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為我不得已者及晉處父
 盟亦可謂不得已矣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
 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弒故略之劉子曰推此
 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
 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

父之義此不達於變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內力能專制之若崩殯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于大惡今奉身逃竄者收小惡於己也以小易大其情甚順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為不書入于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為可古人已有能辨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舍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弒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諛而弒之商人亦諛而弒之所以諛之雖殊所以為諛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

別反更大繆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僞也何休以為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弑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弑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羊云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禮也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為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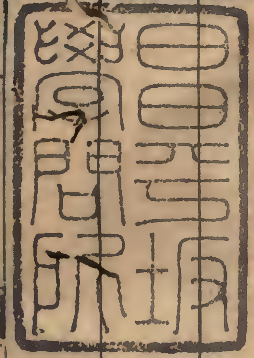
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沒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謬大體麤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

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十五

春秋權衡卷十三

十一

修来

